



論語徵義覽

西

西長  
平遠  
印藤

服部文庫  
117  
249  
4



117  
249  
4

西長軍  
輕遠平  
整藤印



論語微集覽卷之四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古**鄭玄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  
**美**鄭玄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存知焉  
**則**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為知矣

趙岐曰里居也

見壽司

集覽卷之四

古義言里有仁厚之俗人猶以為美而居之擇所以處身者而不於仁豈得為知乎此言居之不美矣人皆知擇居而至其於處身則不可勝言多失於不仁是不智之甚也斯之謂不知類也

徵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宋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殊不知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己心合則謂孔子自謙而勉人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

我非生而知之者見述而篇先王法言已見

孟子引此見公孫丑篇居仁由義離婁居天下之廣居滕文公篇

荀子大略篇

之言也孟子引此章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數言而不已蓋本於此古之學問守先王之法言至孟子雖多所發尚有孔門之遺者若是焉趙岐註孟子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孟子者已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也豈不然乎鄭玄解論語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猶之可矣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古今言雖殊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焉者乎可謂謬矣朱子里

見壽司

三論卷之二

三月不違仁雍也篇

道二孟子離婁篇

皇本約下樂下五有也字

有仁厚之俗為美。窘哉。句能居仁。眾美皆臻。故印里仁為美。如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豈不然乎。後儒不識古文辭。就里仁上見美。殊不知要之將來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與知者利仁。其義相發。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之道。仁莫尚焉。知之而不疑。是謂知。孔門之教為爾。凡知者必有所擇。故曰。擇。非必擇居之謂也。且古人皆土著。擇居之事至少矣。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仁厚之俗。不近人情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者利仁。

古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孔安國曰。必驕佚。包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肅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新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持而足行也。非有所理而自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未先於利之也。然

古義。結困也。言不仁者久困則為非。久樂則必驕。安謂安而不違。利謂以仁為利而行之。言安仁者

與道為一故其處約也。不仁之人雖云利仁者堅守無  
 不失故能處約樂也。不仁之人雖云利仁者堅守無  
 其德故久處約則濫久處樂則驕。唯仁者之於仁  
 猶身之安衣足之安履。頃臾離焉則不能樂。是之  
 謂安。知者之於仁猶病者之利藥。疲者之利車。雖  
 不能常與此相安。然深知其為美而不捨。是之謂  
 利。夫飽仁義者不願膏粱之味。文繡之美。萬物皆  
 備於我而富貴貧賤不能撓於其心。豈能處約樂  
 之足云哉。

**徵**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貧賤事  
 每減削。故曰約。富貴養可供樂。故曰樂。不仁者志  
 在己之安利。故久困則為非。長樂必驕。佚仁者之  
 於仁。如四體之欲安佚。時或離之。輒復思之。知者  
 之於仁。如小人之見利。雖有不便。勉強求之。朱註

任人心也。孟子  
 告子篇  
 於我如浮雲述  
 而篇

古本無所字

失其本心。又曰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本心。以富  
 貴為外物。本於仁人心也。於我如浮雲。然仁人心  
 也。孟子性善之說。其實謂仁根於心也。於我如浮  
 雲。謂不義之富貴耳。宋儒之說流於老莊。學者察  
 諸。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古**孔安國曰惟仁者  
 能審人之所好惡  
 新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  
 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  
 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  
 能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古**氣者以愛為心。故好惡得當。而不失善。常  
 不及惡。惡必過人之過。患也。故以愛人之心待

見善則

善則

曰

則善者固得善而不善者亦不至過惡若以惡此  
 之。心。待。人。則。善。者。未。必。得。當。而。不。善。者。必。至。於。過。  
 惡。此。所。以。惟。仁。者。能。好。人。惡。人。也。論。曰。宋。儒。以。仁。  
 為。理。故。以。好。惡。當。理。解。之。即。明。鏡。止。水。之。意。也。蓋。  
 以。無。情。視。仁。無。欲。解。仁。而。不。知。仁。之。為。德。雖。有。淺。  
 深。大。小。之。差。而。未。有。不。自。愛。人。之。心。而。出。者。也。故。  
 唯。仁。愛。之。人。而。後。能。好。惡。得。當。而。不。至。於。有。刻。薄。  
 褊。私。之。弊。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仁。者。之。所。  
 以。能。好。惡。人。而。與。好。惡。得。理。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一本作當

**徵**仁人之於民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  
 莫不生長故其好人惡人皆有益於人也好之至  
 用之惡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  
 其害是好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  
 其盡好惡之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

得其公正仁者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  
 正無私求之者所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  
 豈能盡好惡之用哉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  
 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古來  
 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是也然豈從  
 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能。苟。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  
 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

惡亦有也

惡

也然無為也。然則無矣。古言心之所向，纔在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仁實德也。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怨惡為枉道。故解無惡以爲無為惡之事，恤人之怨惡爲枉道，故解無惡以爲無為惡之事。矣。此非聖人之意，蓋已有可惡之實，而爲人所惡者，固其道也。改之可也。已無可惡之實，而或見惡者，雖君子所不得免。然聖人每教人以無怨惡于以容悅目之。苟爲面諛，則人心甚直，苟爲容悅，則人必人所容，而反爲人所賤。其唯志於仁，則不求爲人容，而寬裕慈惠，人自不怨惡焉。此聖人之所以貴無怨惡也。詩曰：在彼無怨，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子又嘗答仲弓問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之意，可見矣。

**徵**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

顏淵篇仲弓問  
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無  
怨無怨在家無

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此古來相傳之說，莫尚焉。朱註：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誠字作誠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爲語助矣。朱子尚疑其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苟爲誠實耳。然苟訓誠實，它絕無之，可謂鑿矣。仁齋先生曰：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爲人

之所惡也。其解苟字得之。然其所疑亦如朱子。故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然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何起志於仁而已乎。故其所疑

實書  
論衡  
尚也  
作君

純云成名謂成功  
名

純曰言造次於仁  
顛沛於仁也

終亦不能釋然焉。殊不知聖人之言。主教誨矣。故曰。苟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焉。後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之道也。大氏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况仁者眾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為得之。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 顛沛必於是

古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  
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而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必以其道。故苟不以其道。則雖得富貴。而不處。得

論衡

論衡

七



一本之作也

貧賤而不去也。所謂道者，即仁也。故下段終言之。孟子稱伊尹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不顧也。此意爾。君子之所以名為君子者，以其存仁也。若去仁，則何所成其名乎？造次急遽之意，顯沛偃仆之貌。此申言終食之間，其無違仁如此。非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此又言仁者安仁之意。或曰：仁之德大矣，何獨以富貴貧賤言之耶？曰：自古之人，固有見危授命，犯顏諫爭，奮然不顧身者。然至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則不能不殉物而動心。唯君子之心，常安於仁，故不處於不可處之富貴，而不去於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端言仁之成德也。

**徵**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為人之師矣。仁齋先生曰：所謂道者，即仁也。不處與不

陽貨曰見孟子  
滕文公

去。豈容一其解乎？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即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即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夫小人之富，千金萬金，非取諸人，則不積諸己。君子之富，千乘萬乘，人服人從，而安富尊榮，均之皆有其道矣。然君子之所以名富，既不與小人同，故所為其道亦殊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也。不可以為君子。故不處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不害

不知命堯曰篇  
富而可求也述  
而篇

於為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故君  
尚諸子以名之。為人君止於仁。是在上之德也。君  
子而未仁。是雖有君子之名。而其實未成。故曰惡  
乎成名。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  
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  
之序。所以不順也。唯仁齋先生之解。可謂不得其  
辭。而得其心者已。孔子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與此章  
之言。實相發焉。蓋命也者。自彼而至者也。非我求  
之者也。不以其道而得富貴。是求富貴者也。故不

處。不以其道而得貧賤。是不求而自至者也。故不  
去。知命而後。其心一於仁。一於仁而後。君子之名  
可成。此其所以相發也。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  
仆。朱子解本諸。但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其意  
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強。蓋古言  
於音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  
以字解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依於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

者字  
純之無以尚之者  
言天下之善無  
以尚之也

我邪本佐昔  
皇本仁下有若字  
卷四下失

集賢堂

集賢堂

九

之見也

古孔安國曰難復加也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  
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不仁者尚之  
為優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  
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孔安國曰謙不欲盡  
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  
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  
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  
知不仁之當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  
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  
得而見之也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  
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未見其力有  
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易也蓋疑詞有之謂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疑詞有之謂  
有用者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  
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  
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難其人之莫肯用力於  
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之然學苟能實

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  
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古義尚加也言好仁者天下何善加之若夫惡不  
仁者誠知不仁之可惡猶惡臭亦可以為仁矣  
然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於其身耳與好仁者固  
有間矣為仁由己而由人哉苟能一日用其力則  
仁斯至矣唯人不肯用其力焉耳豈有用其力而  
不足者哉蓋疑辭言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或  
有之矣然我未見之也耳再言此以斷無有力之  
不足者也好仁者視人之不善猶哀憫之而欲其入于  
也好仁者視人之不善猶鷹隼之搏鳥雀必  
善也惡不仁者視人之不善猶鷹隼之搏鳥雀必  
痛拒絕之二者甚有逕庭俱謂之成德非也或曰  
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此亦曰  
我未見者何哉夫仁者人心也何遠之有但仁以  
誠為本夫子難其人者蓋以非仁之難能而誠之  
難致也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以非仁之難能而誠之  
誠心非勉強之所能及此夫子所以言未見也  
徵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表記曰無欲而好仁

孔注  
全甚也  
孔注

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此上等之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爲之上章。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朱註以成德解此章。非矣。蓋好仁者。惡不仁者。皆不假用力。而我未見其人。用其力而力不足者。我亦未見其人。是孔子所以勸人用力於仁也。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此贊其爲上等資質也。皇侃疏。李克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朱註因之。此釋好仁之心。皆通。但孔安國得諸辭爲勝。其爲仁矣。言其必能爲仁也。不則其

字。矣字皆不順也。朱註非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莫以尚焉。朱註以不仁者爲不仁之事。可謂強矣。能不使不仁者加非義於己。此伯夷之行也。其不爲不仁之人所累。此乃所以用力之易。故曰其爲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辭也。朱子以爲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爲得之。蓋語其極少也。聖人蒞人之自信。不欲與人爭。故其語氣如此。

朱子加一偶字語勢迥別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孔安國曰黨黨類小人之過當怒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

為仁

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

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

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

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古者發凡人之於過不有無由而妄生者必因其親

戚僚友而過故曰各於其黨正見其不可深咎也

曰觀過知仁則亦足見其就此而猶有可稱者也

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也蓋聖人不深責人之過亦宜乎

是所以為周公也蓋聖人不深責人之過者以

人自新之途而悔過自改則亦猶夫今故也論

曰人之過也不生於薄而生於厚何也薄則防患

遠害為身之計全而趨人之患緩故得無過也因

薄而過者間或有之然因薄而過者直謂之惡而

不得謂之過也非聖人之至仁則孰能知過之可宥而不可深咎

徵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也言觀群

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眾人也黨鄉黨也

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慎鮮有過矣但其於鄉

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國人皆如此是

可以知國君仁德之化也古註憤憤非改觀作怒

則不通矣朱註黨類也非古言矣尹氏曰於此觀

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然孔子豈曰知不仁乎

且仁人豈必族其有過而知之乎。且觀者猶觀政  
 觀俗觀人之觀。皆有歷觀意。可謂不穩已。果其言  
 之是乎。當曰見過。皆不得其解。強為之說者。不可  
 從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句經  
 道不可以其垂  
 死已而不聞也

言將至死不  
 聞世之有道  
 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  
 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  
 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  
 為可乎  
 古言人之不可不聞道其急如此此為託老  
 衰或罹微恙而不可不肯為學者發夫道者人之所以

子貢曰子張篇

為人之道也為人而不聞之則虛生耳非與雞犬  
 其伍則草木與同朽可不悲哉苟一旦得聞之則  
 得所以為人而終故君子之死曰終言其不漸滅  
 也或曰朝聞夕死不亦太急乎曰不然也人而不  
 聞道則雖生而無益故夫子以朝聞夕死為  
 可者最示其不可不聞道之甚也何謂太急

**徵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  
 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  
 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  
 言語之道本若是。故疑其過甚。古註曰。將至死不  
 聞世之有道。可謂誤矣。朱註以道為事物當然之  
 理。以聞為真知。以生順死安為說。遂流於老佛。不

可從矣。按蔡邕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古無

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古義

朱氏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乎。衣食以取足奉口體雖惡何足恥焉。士而志於道其心既知所嚮矣而又恥惡衣惡食則其終必至於枉道殉物其不足與議道也必矣。

**徵**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

發慮。此士之職得與議政未足與議者不足為士

也。君子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故士志於先王之道

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溫飽故恥

惡衣惡食者無志者也。朱註議於道士安得議於

道乎。程子曰心役乎外內外之說其家言已。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古無

新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有也

乎下有哉字

一作比

皇疏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

華嚴十行品

古義朱氏曰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事無適無莫可取則取可捨則捨可去則去可就則就唯義之所在非惟我之從義義亦與我相從而不離也義者天下至密者也故精義然後能得無適莫非無適莫而義之與從也蓋無適則莫無莫必適不能不倚一偏其無適者異端之不立一法也無莫者俗士之不知所擇也唯君子精義之至無所偏倚而後自能得無適莫焉夫子嘗曰無可無不可蓋無可無不可之間自有義存非無可無不可而又以義為主也其謂無道以主之幾於猖狂自恣者謬矣

**徵**無適也無莫也何晏曰無所貪慕也今本脫之邢昺以為厚薄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為有據莫不肯也未知何據記幼讀佛經似有此字因搜諸僧得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

高麗以羽  
陳訓者  
也羅志  
亦理世  
以主立訓者  
也羅志  
年推言觀  
也

無量壽經連義  
述文贊下卷

所適莫之文華嚴慧苑音義引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奪為益無適無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莫之道廢也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廢也漢書註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於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疎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疎璟興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疎也乃知適莫為親疎者古來相傳之說而邢昺本諸祇適莫無親疎之義慧苑引漢書爾雅為確親疎之義由比字而生比者親也故以親疎為解者

見壽月

集賢堂卷之四

十五



韓說見筆解  
謝說見集註  
無可無不可微  
子篇

乃論語之意也。故適莫一意。如無偏無黨耳。何晏以無所貪慕解之者。以此。今儒者多不讀佛經。殊不知孔穎達作正義。而古註多不傳。佛經疏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苑觀遠興輩。皆睹它古註。援以解其書耳。如慧苑音義。鑿鑿乎有據。豈後世朱子所能及乎。韓退之謝顯道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殊不知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祇韓愈解下句曰。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得之蓋言君子之於天下也。孰去孰就。惟有義者與相

天下歸仁顏淵  
篇  
行五者於天下  
陽貨篇

親比焉。是此章之意也。大成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凡以天下言者。皆主仁其所也。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者。漫不之省也。朱子於此章。作一切解。乃至旁與佛老爭義之有無。大謬矣。嗚呼。君子豈無親疎。此特語去就之道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古孔安國曰。懷安也。孔安國曰。重遷。  
孔安國曰。安於法。包氏曰。惠恩惠。  
新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

絕云德有德之人也  
刑典刑也

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古義** 懷歸也。土者謂身之所安也。刑法也。惠恩惠也。此言治君子與治小人其道自不同也。懷於德者不以利動。惟善是親也。懷於土者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懷於刑者心樂儀刑。懷於惠者惟利是親。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所以懷之者自不同也。

**徵** 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

自然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

有女懷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

政刑故也。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

民而已。使民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

惠故也。虐政之徵也。未註懷刑為畏法小人之事

有女懷春見詩  
召南

也。孔安國懷訓安懷刑為安於法。學齋佔俾以為儀刑典刑之刑皆非矣。皆不識古文辭。四句分為四事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不收不亦何用不厭詩

**古** 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孔安國曰取怨之道。

**新**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古義**

孔氏曰放依也。依利而行言每事必依傍於

利而行之也。多怨謂多取怨也。無怨德也。多怨不

祥也。君子以義為主。故雖損於人而人不我怨。小

人以利為本。故雖無損於人反多取怨。中庸曰正

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

取放利之所以多怨也

**徵**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

放一本

本中下削十三  
字如九字

上之人言之。放訓依。出檀弓。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後漢書劉愷班昭傳字上石於從政三字

古何有者言不難。包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古義禮讓以德而言。禮以制度而言。何有言不難也。此言以禮讓為國則人亦化之何難為之有。若不以禮讓為國則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况於治國乎。古者專以禮為治國之要典。猶後世之用也。律也。

**傲**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朱註。况於為國乎。非矣。禮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為治國故設此禮。而今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是有禮而不能用之也。

皇本已知下有也字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古包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古義朱氏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人之實。此章亦聖人之常言。學者之知。謂則不可不聽。受佩服焉。徵無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古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而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

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古義吾道猶曰我之所道也一者不二之謂貫統也言道雖至廣然一而不雜則自能致天下之善而無所不統非多學而可能得也唯者應辭曾子直受之以為己之任猶顏子曰請事此語之謂盡己之謂忠忖人之謂恕自竭盡己之心則於人無物我之隔能忖度人之心則癢痾疾痛舉切於我身矣曾子以為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也因為門人述夫子一以貫之旨如此夫道一而已矣雖五常百行至為多端然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至一可以統天下之萬善故夫子不曰心

不曰理唯曰吾道一以貫之也而思蓋盡已則接人必實而無欺詐之念恕以付人則待物寬宥而無刻薄之弊既忠且恕則可以至於仁矣豈復有他岐之可惑者乎哉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特以忠恕明之其有旨哉論曰聖人之道不過彝倫綱常之間而濟人為大故曾子以忠恕發揮夫子一以貫之旨嗚呼傳聖人之道而告之後學其旨明且盡矣夫子嘗答樊遲問仁曰與人忠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唯曰其恕乎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無近焉可見忠恕二者乃求仁之至要而聖學之所成始終者也蓋忠恕所以一貫之也非以忠恕訓一貫也先儒以為夫子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惟曾子有見於此而非學者之所能與知也故借學者忠恕之目以曉一貫之旨豈然乎哉

以一本

**徵**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孔子所由故曰吾道曾子曰唯唯然也如男

然非與衛靈公  
唯唯否否史記  
自叙傳而篇  
正唯述見衛靈  
宋儒謂尹氏說  
公集註

唯女俞俞訓然則唯亦然子貢曰然非與如漢文唯唯否否也又難經曰然皆如今大曰是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即後世政爾也皆可推宋儒謂曾子深喻之曰唯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乃其優劣矣殊不知記者有詳畧也果其言之是乎其它諸章諸子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答而已迺以為諸子皆不深喻哉可謂鑿矣大抵宋世禪學甚盛其渠魁者自聖自智稱尊王公前橫行一世儒者莫之能抗蓋後世無爵而尊者莫是過也儒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見亦似之故曰性曰

心。皆彼法所尚。豁然貫通。即彼頓悟。孔曾思孟。道統相承。即彼四七二三。遂以孔門一貫。大小大事。曾子之唯。即迦葉微笑矣。豈不兒戲乎。過此以往。天理人欲。即真如無明。理氣即空假。二諦。天道人道。即法身應身。聖賢即如來菩薩。十二元會。即成住壞空。持敬即坐禪。知行即解行。陽排而陰學之。至於其流裔。操戈自攻。要之不能出彼範圍中。悲哉。如此章一貫之旨。誠非不能大知之者所及。然游夏以上。豈不與聞。特門人所錄。偶有參與賜耳。于載之後。據遺文僅存者。而謂二子獨得聞之。又

以其有詳畧而為二子優劣。可不謂鑿乎。蓋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為安民立之。故其道有仁焉者。有智焉者。有義焉者。有勇焉者。有儉焉者。有恭焉者。有神焉者。有人焉者。有似自然焉者。有似偽焉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近焉者。有遠焉者。有禮焉。有樂焉。有兵焉。有刑焉。制度云為。不可以一盡焉。紛雜乎不可得而究焉。故命之曰文。又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要其所統會。莫不歸於安民焉者。故孔門教人。曰依於仁。曰博文約禮。謂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也。學先王之

依於仁。述而篇。博文約禮。兩見。雍也。顏淵。

觀禮

集覽卷之四

二十一

錢繼之喻見大全朱說

道非博則不足盡之。故曰博文。欲歸諸已。則莫如以禮。故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教之以仁。仁先王之一德也。故謂先王之道仁盡之。則不可矣。然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大德也。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辟諸錢與繼。仁。繼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即繼可乎。是一貫之旨也。宋儒亦有錢繼之喻。以一理為繼。然一理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分。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喻矣。忠恕者為仁之方也。故曾

堯舜之道云云孟子告子篇

後儒諸說散見集註及大全

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此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者。非竭盡而無餘之辭。亦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亦言由此則可以盡之耳。此章之義。後儒或以為一理。或以為一心。或以為誠。其謂之一理者。昧乎貫字也。其謂之一心者。不知先王之道也。其謂之誠者。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不知孔子之所為道也。忠者。為人謀而委曲周悉。莫不盡已之心也。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謂也。皆以與人交者言之。仁之為道。亦在與人交之間。

見大全

而長之養之匡之成之使各遂其生者也然仁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方也如舊註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乎可謂道之賊已皇侃本貫之下有哉字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古孔安國曰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所欲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全生而取義者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

今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

古喻曉也猶四體不言而喻之喻言觸物隨事自能通曉也此言君子小人所好不同故心之所趨從殊君子之所好在於義故其曉於義也甚速小人之所好在於利故其曉於利也亦甚速學者以此自省則庶乎不至為小人之歸矣

徵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者在上之人也

雖在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義者詩書所載先王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已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解義以宜以裁決皆其一端耳其



書曰已見

孟子曰離婁篇傳曰已見

義以方外易文

言大義滅親左傳隱公四年不仕無義微子

篇易曰繫辭

源昉於誤讀孟子以羞惡之心為義耳朱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取乎禮義一類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可以見已歷觀經傳有禮之義者此先王所以制禮之義也有以人臣言之者如義以方外大義滅親不仕無義及出處進退之義是也亦有以利對言者如此章是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為心者也其孰不欲利焉君子者奉天職者也理其財使民安其室焉是

先王之道之義也故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為是故也故義者士君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悅義乎所務異也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所自喻者乃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其意謂聖人洞見其心焉果其說之是乎君子小人其心判然霄壤雖聖人終不能化小人也於是乎惡惡之心勝而先王孔子之仁漸焉豈不悲乎觀書盤庚專以生生喻之喻民之道自古為爾喻君子以利而後

張儀蒞秦之術行於天下也。宋儒貴心學。動求諸己。於義利之辨。剖毫剖釐。務探心術之微。究其歸。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孔子之言。豈其然乎。學者察諸。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古包氏曰。思與賢者等。

新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古義朱氏曰。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此言見人之賢。不肖皆不可不反求。於己也。人之常情。見賢則必忌。憚之。見不賢則譏笑之。非惟不知反求於己。適足以害其德也。

夫見賢而不思齊。無志者也。見不賢而不內省。無恥者也。無志無恥者。所謂自暴自棄者。而不可與有為也。必矣。

說微無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古包氏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包氏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而不敢違。已之諫意。

新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怨。所謂諫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疾。怨起敬起孝也。

古義幾微也。幾諫謂微諷也。以諷也。不違者。謂姑順父母之意。而不遂已之諫也。勞慰勞也。諫父母之

皇本敬下有而以二字

道尤直徑直要在微婉其詞以委曲諷導之焉耳  
若父母有過而不諫則痛親於不義諫而忤親之  
意則亦為不孝唯能敬能勞不違不怨而後為能  
得事父母之道也苟如此則父母之心亦有所感  
而諫得行也

**徵事父母幾諫**朱子引內則大得古學之意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古鄭玄曰方猶常也

惟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  
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  
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子能  
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  
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古義鄭氏曰方猶常謂可遊之也人子遠遊則  
為日久發養多而不能使父母無倚門之憂故曰

慢不

不遠遊其遊每有定所而不事慢遊則無所貽憂  
故曰遊必有方范氏曰子能以事慢母之心為心則  
孝矣可謂能發孝子之心也

**徵遊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鄭玄曰方猶常也

為得之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古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

新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古義此章重出凡諸章重出者蓋夫子屢言而門人互錄之意味深長學者宜深玩而詳思焉

**徵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複出而

逸其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

皇本不上有子字

博學無方禮記內則

純記者非入各白記所聞所以有異司也

審一本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發言不逆

見壽日

集賢卷之四

三十一

主忠信兩見學  
而子罕  
君子不重章學  
而篇

敢道故孔子多誦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  
矣。蓋父在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亦古言也。孔子或並引。或  
單誦。非複出矣。所以並引者。以見學貴博也。并二  
言而義圓矣。門人所以又錄其單者。以見孔子用  
古言之方也。如主忠信。亦非複出而逸半者矣。仁  
齋先生以君子不重章非一時之言。可謂善讀書。  
然未識孔子誦古言悲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百孔安國曰見其壽考  
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古義知猶記憶此言常記父母之年則見其壽以  
為喜見其衰以為懼喜懼交臻而愛親之心不能  
自己其不可不知也如此聖人之言天下之至言  
理到此而盡矣敬到此而極矣不可以其語平易  
而忽諸  
說徵無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包氏曰古人之言不妄  
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

新言古者所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范氏曰君  
之甚古者所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范氏曰君  
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  
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難而行  
行之如其所言則  
諸其口必不易矣

皇本出上有安  
字出下有也字

古義及也。朱氏曰：言古者以見身之不然，此言出言之易，而躬履之難也。夫言而不稱，可恥之甚也。古人尚實而如此，不貴華，故恥之如此。

說徵無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安國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則無憂患。

新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古義約者檢束之謂，言修身處事皆當檢束也。聖人之言猶著龜神明，必應必驗，此言至感然從此則得，違此則失，必然之理也。不可不篤信而深守之。

徵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皆失之。

堅一本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古包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

新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古義包氏曰：訥，遲鈍也。此夫子言君子之心以勉學者也。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

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不，能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

說徵無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古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古義朱氏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必以類應，故有

自一本

方方角語

說壽長

憂天

臣哉鄰哉書益

易曰文言  
詩云大雅烝民

愠君子之心也然德不孤必有鄰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德之既成必無孤立之理以定學者之志亦祿在其中之意學者惟當患德之不成而無以饑渴為心害也

**徵德不孤必有鄰鄰如臣哉鄰哉之鄰謂必有助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德之所以多助也夫德而莫有助焉者則湯與文王豈七十里若百里而興乎哉古註引方以類聚同志相求可謂謬矣仁齋先生引祿在其中矣可謂鄙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古數謂速數之數

新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舍故其事同也

古義數煩數也此言事君交友皆當以禮進也若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則為臣取辱為友見疏當自戒也故事君者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則不辱矣與朋友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不矣疏矣

**徵事君數數必古言謂屢諫也朱註為得之蓋人不可以言喻也貴自得之也如憤悱啟發可以見己自孟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仁齋先生據古註為煩數之義曰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臣之於君有職守在豈可以屢相往來**

論語集覽卷之四



言之哉士之居學比諸百工居肆則朋友同等硯  
者尚矣何翅屢相往來已乎哉其失亦坐不識古  
言而徒以字義解已

論語徵集覽卷之四 終

遠藤軍平

